



小荷尖尖 滨州市中小學生优秀作品选登
本栏日报纸订閱电话: 8171968/8171969 新闻报遺热线: 15254378989

简雅语文专栏
JIANYAYUWENZHUANLAN

【教师作品】

守望

邹平市西董街道鹤伴中学 张凤娟

盛夏,甬路两旁树上的果实已经缀满枝头,麻雀在草丛里觅食,蜗牛在草棵子里蠕动。这一切,像极了儿时田间的模样。

小暑之后,夏天就已经走到极致。绿更深了,是汹涌的绿,蓬勃的绿。楼前那一排高大的梧桐,树冠高大,叶子肥硕;鹅掌楸暗绿色的脚印印在天空,散发着禅意的宁静;邻家园子里的各种蔬菜,也都已达到了巅峰时刻,一架葡萄,一架黄瓜,紫的紫,绿的绿,圆润润的,珠玉似的;路旁的野百合开得正盛,有的上面缀着十几朵金黄的花儿,很艳丽。自然界的万物都在忙于绽放,生命易逝,植物大抵比人更懂得争分夺秒。

晨起散步,沿着刚刚苏醒的河岸边走,疯长的野草在微风中摇曳,空气中弥漫着割草机作业过后留下的青草芬芳,偶然间看到地雷花籽儿,俯身拾捡,指尖轻触那粒粒饱满的籽儿,心中满是纯粹而质朴的快乐。

转过一道围墙,走过一条幽僻的小径,就是那一片奇美的花园了,花园的开拓者是一对老年夫妇。三年前初见他们时,是在一个暖暖的春日,这个地方还是一片荒原,毗邻一条窄河,河岸有一排树龄不一的蜡树,间或掺杂着几棵自由生长的槐树,其次便是还未露出头的杂草了。

“这么碱,怎么能种活老家的花儿呢?我看得白忙活了。”老妇人望着不远的地方叹了口气。老翁没有言语,蹲下身子抓了一把土坷垃,继而将土扬在了风中,眼神里却透露出隐隐的喜悦。

之后的整个春天,整个夏天,整个秋天,每日清晨,我都会看见这对夫妇,像侍弄庄稼地的农人,扛着铁锹、锄头、铁钩之类的农具在地里穿梭,两人极少言语,老翁会时而弯腰停下来,细细打量每一株花草的模样。那样子,极满足。



AI生成

三年过去了,如今,这里成了一个择水而居的香薰花园。沿河一边是修剪整齐的灌木丛和高低错落的乔木,它们四季青翠;蜡树旁是爬满绿藤和盛开着牵牛花的篱墙,它们恣意攀爬;中间地段,四棵柳树环抱成圆形,下垂的柳枝,恰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树亭。亭下有石桌石椅,稀疏有间的绿色柔光恰到好处地透进来,真是巧夺天工所在。

好多好多的奇花异卉,我叫不出名来,只觉得斑斓,让我感慨自然的美丽。春日的天空,明净如水,一树的海棠花,盛开时有一种落寞的美;红艳艳地怒放的山茶花,颜色浓烈干净,没有一点杂色,像极了一团烧得正旺的火焰。盛夏的原野,绿意蔓延,栀子花香像一汪清泉扑面而来;嘉兰百合像不知暑热的精灵,跳跃在每一个知了鸣叫的早晨和午后。秋日里,粉黛乱子草如粉如黛,极具浪漫;墨西哥羽毛草随风摆拂,姿态优美;血茅草醒目靓丽,极富自然野趣;蒲苇临溪而立,层层叠叠,犹如一片碧波荡漾的地毯。冬日的花圃里,柚子在树上荡着秋千,空中时常传来纯净的天籁之声,那是鸟儿的欢鸣。

这么多花,有的在春天开,有的在夏天开,还有的选择在秋天或冬天开,一年四季都不甘寂寞,这

是怎样的美好所在呢。

“听我的,没错吧。”我循着声音的方向,老妇人在跟老翁嘟囔着,“绿油油的草,好看;黄色的桂花,好看;小花成片地开,好看;下雪了白茫茫的,也好看……一定和老家的一模一样。”

眼前的老翁让我颇为诧异。他还是戴着那顶卷边的土黄色凉帽,脸上多了一份从容与安宁。如今——他坐在了轮椅上。

“人老了,就想回家,看看侍弄的这些花呀草,是不是和老家的一样呢?再看看那里的人,走走小时候走过的路,心里的结,便一点点解开了……”老妇人的话,像是对老翁说的,又像是对我说的。接着,她又絮絮叨叨地讲起了他们的过往。小时候,她常常去爬院子的那棵香樟树,邻居的三奶奶和木爷爷,很喜欢和孩子们玩,家家户户都随意地养着猫啊狗的,一路走有一路的花草,田野里很多花的名字,到现在都叫不出来,但花的香味和样子,到现在都记得……

听着听着,我的眼泪忽而溢出了眼眶。或许,每个人心中都守望着一路,那条路一头通向远方,一头连接故乡。人这漫漫而又短暂的一世,最挂念的是故乡,那里有拔不走的根。

【学生作品】

岁月的痕迹

邹平市台子初中 位浩雨

岁月匆匆忙忙,像温暖的春风,匆匆画下几笔,又匆匆离去。

从我记事起,奶奶就是一个利落能干的人。

“热啊、热啊、热啊……”在我六岁时的夏天,天格外热,躲在枝叶间的蝉叫声不断,好像在倾诉着夏天的炎热。“雨雨,走了。”奶奶大声喊着。“知道了。”我回答道。爸爸妈妈不在家,奶奶要去田里干活,她不放心中让我一人在家,就带着我去田里。奶奶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遮阳帽,麻利地戴在我的头上,再从帽子的两边揪出一根红绳,两绳一拧,将它们系在了我脖子下面,风再也不会吹走我的帽子。我伸手摸了摸绳子,完美的蝴蝶结。

来到田间,奶奶便在田中劳作起来。她的额头渐渐布满汗珠,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。她稍作停歇,用手巾轻轻擦拭汗水,随后仰头喝了几口水。短暂的休息后,奶奶像是充满了电一般,精力充沛地继续干活。没一会儿工夫,田里的活儿就被奶奶全部搞定。

时光悄然流转,数年时间转瞬即逝。家中的农田早已不再耕种,而我也因学业住进了学校宿舍,往昔奶奶在田间辛勤劳作的身影,渐渐淡出了我的视野。每至周末返家,我总是一头扎进作业的海洋,或是沉迷于手机屏幕那一方小小的天地,未曾留意奶奶是否依旧忙碌。

“沙沙沙”风吹树叶,又是一个周末。刚回到家,奶奶就催我换下衣服。“快把你的衣服换下来,我给你洗洗。”我换下衣服递给奶奶,便拿着作业坐在奶奶身后的桌子上写起了作业。“唉!”奶奶轻轻地叹息一声。我抬头望向奶奶,她正用满是青筋的手捶打着她的腰背,而后又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,缓慢而又吃力。看到这个情景,我不禁鼻头一酸……奶奶老了,岁月在奶奶身上留下了这么多痕迹,而我竟没有发现……

“都说冰糖葫芦酸,酸里面它裹着甜……”上学时,校门口有个卖糖葫芦的,奶奶见了就赶紧停下车子,“给我来一串冰糖葫芦。”奶奶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皱皱巴巴的塑料袋,“两块。”卖糖葫芦的人说。奶奶慢慢地剥开捆在一起的塑料袋,翻看着里面的钱,小声地嘟囔着:“一毛、两毛……”奶奶给完钱,小心翼翼地老板手里接过冰糖葫芦,奶奶脸上的笑意染红了冰糖葫芦,她把糖葫芦递给我。咬一口冰糖葫芦,酥酥脆脆的糖膜在口中炸开,好吃极了。

现在,我踏入了初中的校门,奶奶的身影不再如往昔那般准时出现在放学的路口,她的腰弯了,腿疼了,步子也迈得慢了……

(指导教师:谷安芹)

